

Shanghai- la-juive

Michèle Kahn

上海犹太城

[法] 米雪尔·卡娜 著
张以群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犹太人的东方家园系列丛书

本项目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

Michèle Kahn
Shanghai-
Zhuive 上海犹太城

[法] 米雪尔·卡娜 著
张以群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犹太城/(法)米雪尔·卡娜著;张以群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8

(上海——犹太人的东方家园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1-3216-4

I.上… II.①米…②张…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487 号

Shanghai La Juive

Copyright © EDITIONS DU ROCHER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沪权)图字 09-2007-290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上海犹太城

[法]米雪尔·卡娜 著 张以群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63,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978-7-5321-3216-4/I·2446 定价: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77



内容提要：

这部以上海为背景，时间跨度达六十年的史诗性小说，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8年，纳粹德国疯狂地进行种族清洗。为了躲避死神的魔爪，三万犹太人背井离乡。生死关头，唯有战乱中的上海容纳他们，给予他们生存的机会。

瓦尔特从维也纳流落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维也纳咖啡馆找到一个跑堂的差使。因为弹得一手好钢琴，在租界上的酒吧舞厅弹琴谋生。先后与风尘女子凤喜和白俄小姐玛莎产生感情纠葛，同时咬紧牙关与虎口余生的犹太难民们一起艰难度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犹太难民被日本占领军强制迁入设在提篮桥一带的隔离区，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日军头目与德国纳粹党人阴谋策划，决定残忍地灭绝这批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幸而抗战胜利，成千上万的上海犹太人方幸免于难。

之后瓦尔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谋生。四十年后，身为香港报业巨头的瓦尔特旧地重游，寻访故人。九十年代的上海，沧桑巨变，令当年曾在此留下惊心动魄生死回忆的犹太人涌起无限的感恩之情……

作者简介：

米雪尔·卡娜 (Michèle Kahn)

法国犹太小说家、记者。著有小说《可可粉塞维利亚》、《大红和茉莉花》，为《法国心理学杂志》、《诺亚方舟》记者。《上海犹太城》是其1997年的作品，出版后广受法国读者青睐，成为法国人了解上海及犹太人二战期间流亡生活的热销之作，现已译成德语、荷兰语等数种欧洲语言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维也纳咖啡馆

1

.....

第二章 赌场

71

.....

第三章 台风

127

.....

第四章 苍蝇酒吧

199

.....

第五章 太平山

271

.....

第六章 新锦江大酒店 1994 年

311

.....

第七章 香港 1997 年

339

.....

尾声

349

第一章 维也纳咖啡馆

上海！他在上海了。

瓦尔特望着高耸入云的楼群惊呆了。眼前尽是银行、洋行、豪华饭店！有的大楼门面上摆开一排贴壁柱或一条柱廊，俨然一个独眼巨人。巨大的自鸣钟面上，镀金的时针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人们，时间和金钱是一对神圣的组合。他想，这里无论哪一幢大楼，即使搬到曼哈顿最华丽的大街上，也丝毫不会逊色。

不过，从小伙子背后江面上吹来的气味在悄悄地提醒他，这里同曼哈顿远隔数千海里。这气味来自黄浦江水，是烂果皮和腐败的鱼发出的臭味。瓦尔特·诺伊曼在上海登岸才二十四小时，正初次在外滩漫步。

昨天，在卢索伯爵号驶进长江口还未转入泥水浑浊的黄浦江前，他就靠着船栏眺望了。他望见这颗“亚洲明珠”的高楼大厦出现在雾隙之中，幻若仙境。今天，瓦尔特冒着腊月的严寒走了许多路，来寻访这些大楼。

重见这些楼宇时的惊奇心情依然如此强烈。

两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一件旧事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那是在维也纳。那一天，他在《维也纳邮报》社他父亲的办公室里。他父亲是这家日报的记者兼股东，正在浏览印刷中的报纸的样张。这是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伙计刚送来的。“你听听！”阿图尔·诺伊曼一面调整夹鼻眼镜一面说：“‘在上海这座从沼泽地和泥滩上涌现的城

市里，金融家们面对港口建造了一排饰有新古典主义的圆顶、钟楼、柱廊和雕像的银行、大饭店和写字楼……’这是在中国！你能想象吗？”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所以小伙子记得特别清楚。傍晚，阿图尔·诺伊曼回家时心事重重，因为医生告诉他，今后要每天注射胰岛素。

突然，耸立在各座大楼顶上的霓虹灯广告纷纷亮了起来。上海的写字间下班的时候到了。职员们涌出大楼，他们大多是西方人。马路上交通顿时混乱起来。自行车、行人、摩托车、轿车、重载杂乱货包的塌车和瘦马拉的马车滚流不歇，双层公共汽车居高临下夹在中间，而苦力们拉着黄包车在车流中穿来穿去，曲折奔走。嘟嘟的喇叭声、叮当的铃声、聒噪的吵骂声和叽叽嘎嘎的轮轴声混成一片噪音。但是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

高级轿车也无所畏惧，在车流中挤出一条路来。有几辆在一栋屋顶呈金字塔形状的豪华大楼前停下。几名穿制服的侍者上前打开车门。几个衣着漂亮的人影下车，随即被旋转门卷进去，然后出现在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下。而门外的汽车则在夜色中驶向外滩去泊车。

瓦尔特在灯火的吸引下横穿马路。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开汽车的、骑自行车的和拉黄包车的挑战，在车流中闯出一条路来。他想这个时候自己比任何时候更像卡尔舅舅了。

瓦尔特小时候把摆在茶几上的英雄的照片看了不知多少遍，发誓要对得起面貌同自己相像的舅舅。瓦尔特同这位在大战中阵亡的飞行员一样长着一张国字脸，面颊略微下陷，淡蓝色的眼睛十分温柔，不过也会在霎时间闪电打雷。两人的头部侧影都很秀气。而且，同所有的犹太族公民一样，瓦尔特和这个可怜的卡尔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直到被祖国出卖！奥地利连连发表伟大的声明使他们上当受骗。瓦尔特还活着，带着腐臭的死亡冲击波使他擦亮了眼睛。

这个噩梦仍然令他日夜不得安宁。

他仿佛又回到了达豪的集中营。那是七八个星期前的事。瓦尔特在做苦工。男人们被要求搬棱角尖锐的大石头。干吗要搬石头？谁也不知道。党卫军们看见囚犯们抢着搬不太扎手的石头，高兴得哈哈大笑。谁挑小石头搬，棍子就打到谁的身上。

他们不许囚犯们走，要奔跑，不停地跑，而地上满是扎脚的碎石子。捧着几公斤重的石头跑好几百米路，然后顺着雨水浸湿的路爬回来。

一个党卫军畜生就在那里使坏。他眼睛里闪着作恶的喜悦，命令囚犯们站起来。他看见囚犯们浑身是泥很开心。“肮脏的犹太人，你们自己瞧瞧！”他张口吼叫，颌骨都喀喀作响：“狗屎，你们就是狗屎！我来教你们怎么保持干净！”他把他认为污泥沾得最多的三个人叫出来，让他们每人头上顶一个空的食物罐头。

那个党卫军退后几步，瞄准罐头开枪。有的囚犯就中弹了。

瓦尔特第一次目睹这种场面之后，想出用枯叶塞到帽子里的办法。他悄悄地拾了一些树叶，倒也没有让人发现。但是，轮到他夹在两个囚犯中间，站成一排的时候，他仍然吓得发抖。

“我来教你们怎样保持干净！”那个党卫军一边吼叫，一边瞄准一个三十来岁的慕尼黑黑人头上顶的罐头。此人是小学教师，有两个孩子。这个人倒下了。瓦尔特闭上眼睛。轮到他了。“爸爸！妈妈！”他像孩子一样暗暗地哀告。爆炸声把他震愣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其实倒是没有受伤。帽子被子弹击穿滚到地上。党卫军发现里面塞了树叶，就用枪托打瓦尔特。

就在难友们扶他起来的一刹那，他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路要走下去。瓦尔特知道，他要是倒了下去，就会被一枪打死。虽然每个动作都让他痛得难熬，他硬是憋着劲不叫出声来。让他父亲像狗一样死去的也是这些党卫军。父亲的形象支撑着他。转眼间，他清楚地看到父亲在支撑他。他发誓：“爸爸，我向你保证，他们整不垮我。谁也整不垮我。”

瓦尔特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这座金字塔屋顶的大楼，大门上

方挂着华懋饭店的金字招牌。门面上布置了欧式花饰和金球，为岁末增添了几分节日气氛。有两对西方人走过来，高高兴兴地跨过了门槛。他们身穿礼服，神情愉快，步履轻松，看来是赴茶舞会的。接着有一辆长车身的戴姆勒轿车在门前停下。

瓦尔特看到下车的男人就在心里琢磨：“这个人我见过。”此人长着一张娃娃脸，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是转而一想：“我真傻！大城市的富人区有的是这种脸型。”陌生男人把手伸进车内，搀扶一个女人慢慢地从车中移身出来。灯光之下，一头金发很显眼。她伸腿站在人行道上，整了整粉色绉呢大衣的下摆，把狐皮围巾的狐头移到肩上。这个时候，瓦尔特看清楚了。这个围狐皮的女人的身影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乡之中，他能在成千上万个人中间把她认出来……

当时，他和托马斯·舍恩伯格都是十五来岁。有一天，托马斯的父亲安东送了一条狐皮给妻子。那天两个男孩子是在吃点心的时候到家的。托马斯走进客厅看见他母亲的身影就笑了起来。“妈妈围了一天狐皮。我想她快热死了！”她也笑得很开心，在屋里来回炫耀，一副淘气的样子。她突然转身面对丈夫，脸的下半部藏在柔软的裘皮里。于是瓦尔特看见安东的娃娃脸不禁红了起来，显出一副窘迫的样子。他把妻子和狐皮一块儿抱在怀里。艾尔娜轻轻地说：“别在孩子们面前。”她挣脱丈夫，赶紧打铃吩咐佣人上糕点和咖啡。

舍恩伯格家的苹果塔用糖渍橘皮做香料，上面浇了一层搅奶油。瓦尔特吃得太多，所以那天晚上什么也不想吃，让她母亲很不高兴。

托马斯的两个眼睛颜色不同，一个绿色，一个棕色，看得瓦尔特直发愣。两个孩子成了好朋友。不料到了1937年1月，厂里每天早上都发现墙上有反犹标语，安东·舍恩伯格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离开了维也纳，不知去向。城里有人说他是胆小鬼。

瓦尔特心想：“是胆小，但是还活着！”他的牙关咬得紧紧的。他猛然振作起来，跨进华懋饭店大门喊道：

——Frau Schoenberg! Herr Schoenberg!①

这对从汽车上下来的夫妇穿过四面镶满镜子的门厅朝电梯走去，侍应生们和开电梯的纷纷鞠躬打招呼。夫妇俩谁也没有听见瓦尔特的声音。瓦尔特想追上前去，被看门的中国人挡住。

——Frau Schoenberg! 他还不甘心。

但是，电梯把舍恩伯格太太，连同她的狐皮和丈夫都吸了进去。瓦尔特想跟进去，那个中国人带着白手套的拳头朝他下腹打了一拳。

——Friends of mine!② 瓦尔特的分辩是实话，但是“朋友”两字用得不是场合。

那个中国人的拳头仍旧顶在他的肋骨上，一边大声嚷嚷，说的是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一边用另外一只手示意他滚出去，就像赶一头在红烧羊肘子旁边打转的狗一样。瓦尔特的太阳穴在嗡嗡作响。他正想发作，又有一对男女来到电梯前，带来一阵香气。那男的在深色的大衣外面披了一条象牙色的长围巾；那女的穿一身白，她戴的珍珠犹如百合花上的点点露珠。瓦尔特于是垂手作罢，转身就走。因为他想起刚才在橱窗前照见的自己的身影：一个小伙子穿着一件嫌小的旧大衣，大衣下面露出两条六个星期没换洗的脏裤腿。

门前已经聚集了几个中国人，他们的小眼睛炯炯地盯着这个外国人，一边捋着稀疏的山羊胡须。瓦尔特用力推开人群，引起一片叫骂。他撒腿狂奔，好像在与谁赛跑。他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所经之处，人群闪开一条路来，就像红海之水在摩西前面退避。他不停地跑。

在一座上部有金属拱架的大桥前，一个站岗的英国士兵拦住了他。瓦尔特认得这座有沙包和铁丝网拦路的大桥，桥上无人地带。二十四小时前，他曾经乘着卡车过桥。卡车载着移民们在两旁全是废墟的昏暗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路颠簸，引起生怕失去平衡的妇女们

① 德语，“舍恩伯格太太！舍恩伯格先生！”——译注

② 英语，“我的朋友”。——译注

的阵阵叫声。瓦尔特还以为是去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因为有一个接待委员上船来，一边咧着大嘴笑，连塑料假牙都露了出来，一边用英语对大家说：“现在，你们不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不是捷克人，也不是罗马尼亚人，你们只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为你们准备了一些 Heim^①……”尽管这个说法使他痛苦地想起在达豪集中营听见的一句使他痛恨的话（“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你们不再是什么人，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裁缝，什么也不是。你们只是犹太人。你们就叫犹太人！”），瓦尔特和其他旅客们一样，听了都信以为真。

那个委员还用说悄悄话的口气加了一句：“这里大家都用这个德语名词。”还有什么比 Heim，比自己的家更温暖的地方？卡车穿过两边全是废墟的街道，终于在一幢宽大的新式大楼前停下。接待委员向大家介绍：“大楼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塞法拉德犹太人，他把自己的办公大楼的二楼让出来供难民们住。”口气之中既有与人对立，又有自夸的味道，让人听了感到奇怪。

瓦尔特在想：“不知道有没有淋浴设备？”而接待委员会的女士们嘱咐大家：“请大家轻轻地坐下，因为长凳是新的，而且不太结实。”

其中一位女士查看名单，忽然神色紧张起来，一边挽住从发结中松出来的几绺头发，一边对陪同人员们说缺少一个床位。“是吗？”问话的是医生，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年龄三十上下。他同接待委员一起上了卢索伯爵号，在轮船靠岸前，抓紧时间给移民们种了牛痘。那个梳发结的女人回答说：“肯定少一个床位！我们连插一个床垫的地方都没有了。”

医生清了清嗓子，然后大声说：“哪一位自愿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瓦尔特大声回答：“我！”只要能离开这个阴沉沉的地方，他什么都愿意。就这样，他同霍斯特·贝格曼医生一道离开了河滨大楼。

① 德语，“家”。这里指难民接待站。——译注

现在,和他一起漂洋过海的难友们都在大桥的对面。桥的这一头有一个英国士兵站岗,而另一头有一队日本士兵守着。

瓦尔特转身离开铁桥,向左一拐,沿着黄浦江的一条支流跑去。跑了几米就放慢速度。他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听到从臭烘烘的河滩上传来人声,还闻到面汤的气味。他在黑暗中搜索,隐约看见一队舢板,上面住着贫穷的船民,人影幢幢,挤在狭小、潮湿而肮脏的地方。一个孩子在呻吟,断断续续,兴许是发致命的高烧,引起阵阵梦魇。瓦尔特听说,河上常有尸体漂来,冲到河边的泥滩上。

“上海这座从沼泽地和泥滩上涌现的城市。”父亲在《维也纳邮报》上看到的这句话又在瓦尔特的脑海里涌现。这句话轻轻地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充满瓦尔特的脑海,犹如群钟齐鸣。“上海这座从沼泽地和泥滩上涌现的城市。”“上海这座从沼泽地和泥滩上涌现的城市。”泥滩上出现了大理石和黄金。外滩是一颗泥滩上涌现的钻石。瓦尔特此时此刻身陷泥沼,侥幸未曾没顶,勉强得以喘息。但是,他立誓有朝一日要成为一颗钻石。

首先,他要像钻石一样坚硬。

二

他又回到灯火通明的马路上,感觉仿佛换了一个世界。公共租界的马路两边都是红砖房,招牌林立,虽然写的都是汉字,还是使他想起伦敦的某些街区。橱窗里大多挂着“圣诞快乐”、“恭贺新禧”的字样。他沿着人行道的边缘往前走,免得穿过忙忙碌碌的身穿灰色或蓝色衣服的人群。

一个衣衫褴褛的黄包车夫死乞白赖地已经跟了他一段时间了。他再一次用尖声尖气的嗓音招呼瓦尔特,咧嘴一笑,满口的牙都掉光了,还扬起精瘦的胳膊吹嘘自己的车好。

他还说：“Coolie chop chop!”^①

说的大概是洋泾浜英语。

——免了吧，朋友！瓦尔特用德语对他说，我跟你一样没钱。

黄包车夫还是不罢休，用手势比划，表示家里有孩子要吃饭。瓦尔特试着说英语：

——改天等我有了钱！

他心里想：“还要吃饱了肚子。”因为他又饿又渴。

那个中国人仍然不放弃，一路跟着他，到了十字路口，又来缠他。

回那个糟糕的住所该走哪条路？瓦尔特一条路也认不得。熙熙攘攘的环境使他一时迷失了方向。他停了下来，终于认出一幢大楼的雨篷，在他来时看见过。他松了一口气，感到精神一振。

这个地方有许多流动摊贩，卖茶的、卖糍饭的、卖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些中国人挤在这些食品担旁边，蹲在地上，饭碗凑着下巴吃，手里的筷子拨得飞快，临了打几个响亮的饱嗝，表示心满意足了。瓦尔特饥渴难熬。他看了看手表，才六点钟。

一个欧洲人在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奇怪的担子前等候，一边用脚打着拍子。担子上有一个炉子，一只大锅。那女人在炒锅里的食品。不知是肉丁还是蔬菜丁。她还在油锅里煎炸很长的油条，发出一股油腻味。这个男人想吃什么？瓦尔特停下来看。无论在船上还是在上岸后，难民们多次得到告诫，不要生吃蔬菜，因为菜地施的是人粪，也不能买路边做的食品。谁敢食用，会发生严重的生理紊乱。瓦尔特突然发觉有人抓住自己的裤腿。他被两个乞丐抓住了。这是什么乞丐啊！即使在每天有人吓死、痛死、饿死、冻死的达豪，他也还没有见过这样扭曲的躯体上下痉挛，脖子上长满瘢痕，靠发育不全的四肢在地上爬行的人。

他大叫：“放开我！”他又害怕，又怜悯，又恶心，环顾四周，寻求帮助。

^① 洋泾浜英语，“苦力跑得快”。——译注

黄包车夫都走开了。行人们都朝别处张望。他设法挣脱,但是趴在地上的乞丐抓得很紧。另一个乞丐直起身子,用一只健康的手像钳子一样抓住瓦尔特的手臂,另外一只畸形而僵硬的手腕夹着一个木碗,顶住他的身体。

——走开!

瓦尔特不得不用力挣扎,又感到这样做很惭愧,后来终于挣脱了那只黏糊糊的手,赶紧跑开。这场争斗的情景让他感到于心不安。乐善好施是瓦尔特一家仍然遵循的少数几条犹太教戒规之一。瓦尔特小时候母亲就教他给遇见的穷人几个硬币。

他认出来时路上看见过的废墟,感到宽慰,就停止奔跑。右边是一个烧焦的屋架,看来原是一家工厂。左边的房子已经炸毁,剩下一堆焦黄的砖砾。瓦尔特猜测这是1937年轰炸的遗迹。出于职业上的原因,他曾经密切关注中日冲突的每一个阶段。

那年八月,他高中刚毕业,是《维也纳邮报》最年轻的记者,前途无量。有一次在维也纳新开的游泳池游泳,休息的时候他同古斯塔夫、莉泽洛特、玛格达莱娜谈起日本侵华战争,他自以为了解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的战况。

“中国飞机在上海误炸本国平民!”古斯塔夫一打开《新自由新闻》就宣布。“中国飞机在上海误炸本国平民!”大家都围上来读那篇文章,姑娘们的长发在报纸上面缠在一起。忽然玛格达莱娜大叫一声:“有一只马蜂!”慌张之中把一杯黏手的果汁泼翻在报纸上。报纸没法看了。他们哈哈大笑,都跳下水去。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真是幸福啊!后来古斯塔夫可能和莉泽洛特结婚了。

瓦尔特终于看见昨天过夜的那幢老式写字楼出现在废墟的后面。他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感谢霍斯特·贝格曼医生把他带到这里来。昨天霍斯特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来个男人,年纪大小不一。他说:“有一个新来的!”

天花板下面有一根金属杆,上面挂满已经穿得起皱的衣服。皮箱叠起来充当桌子。

“那个新来的，你打算把他安顿在哪儿？”其中一个翘着鼻子说，听口气挺不乐意。“你们不能挤一挤吗？”霍斯特对大家说，眼光里带着挑战的意味，“我看见有的床上有两张床垫。”

瓦尔特终于得到了那张多余的床垫，把它铺在霍斯特的床和墙壁之间，挤着睡。不管怎么说，他感到很高兴，就像老鼠找到了一个洞似的。更坏的处境他也遇到过，至少他在这里是自由的。

早晨，似醒非醒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听见男人们活动的声音。待他中午醒来，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霍斯特给他留了一块面包，面包已经切成许多薄片，还有一张纸条，说七点后回来带他去一个接待站领晚饭吃。瓦尔特在走廊里用一只小炉子煮了点开水，——因为霍斯特叮嘱过他：“千万别喝生水！刷牙也不能用生水！”——然后在一个盥洗盆（一共有两只）前梳洗之后，就朝外滩去了。

那块面包是他这一天仅有的口粮。现在已经饿得胃里好像在拔火罐。还要等多少时候才能见到霍斯特？才能吃饭？他在路灯下停步，又看了一次手表。但是，他只能接受事实，手腕上光光的。

三

他们走进一幢漂亮的白房子。一个角和曲线变幻的建筑作品。他们各人手里拿着一只盘子、一把汤匙和一个撞瘪的马口铁口杯，排队等候。

“这里是贝特阿隆犹太会堂，”霍斯特向他介绍，“是上海犹太精英塞法拉德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有千把人。这些家族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印度和伊拉克来的，靠贩卖鸦片和棉花发了财。其中有几家，如沙逊、嘉道理、哈同，富可敌国。这座会堂是赛拉斯·哈同出钱建造的。造的时候想不到会用作供穷人吃饭的地方！（苦笑）一年之中从德国来了一千五百人。你想想，一千五百个呢！”

男男女女都脸色苍白，耷拉着脑袋，衣服又脏又皱。孩子们紧紧抓住父母不松手。